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29 1940

T 5431/2516

3

爲可堂初集卷之五

論

漢武帝論

武帝亦開創之君也高帝創業誅秦滅項力罷于戰爭海内疆土失秦之舊武帝起而振其威拓地二萬餘里視高帝倍之雄武古今莫並豈得但稱爲守成令辟哉且夫匈奴之爲患久矣周之東遷犬戎雜處中國故春秋以攘夷狄爲急七國之季燕趙魏分三國之力以抗之迄于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秦始仍燕趙舊城廣築萬里蒙恬提雄師三十
萬讋匈奴然未幾恬死矣以高帝定天下全
盛之殊威受困白登幾于不免高后以還惟以
和親奉絮繒爲事聽其嫚悖不敢較而冐頓老
上之疆又亘古所未有也諸引弓之國兼并殆
盡東胡破滅西域服從其勢足以並中國而爭
雄此一時也以其積彊當中國不能較之積弱
此等議論非見目
使繼文景之後僅得中主吾知匈奴必害中國
前者所號
晉室永嘉之禍當早見于漢之元光元狩也幸

當時形勢最
而有武帝之雄姿用衛霍之忠壯北築朔方復
悉
河南之故地西闢數千里置河西五郡使西域
不得通匈奴斷匈奴之右臂匈奴既罷于轉戰
又喪其應援自渾邪殺休屠以降其勢寖弱天
子自將兵待邊遠走亾匿于幕北寒苦之地自
有開闢以來中國之聖人有如是之威重者乎
管仲相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孔子曰微管仲
吾其被髮左衽矣今匈奴之勢百倍于山戎武
帝之功奚啻如管仲明春秋之義正南北之防

存冠帶詩書于天地而不毀者謂非漢武帝之功而誰功也論者類並稱曰秦皇漢武夫漢武之致治與秦皇之基亂難以同年道也其英雄則畧相似矣是故治天下者貴乎安内而攘外安内則需仁聖攘外則賴英雄使以堯舜之仁

確論宋儒不能知

聖治秦漢之匈奴恐不如苗民之易格也藉始皇武帝之兵力以威攝之苟仁聖與英雄不

奇矣然正確

偏廢而堯舜與始皇武帝有同功宣帝亦曰漢家自有制度伯王雜用豈得高語唐虞之德化哉汲黯謂武帝内多慾而外施仁義吾謂武帝之仁義正緣多慾而能施耳此非黯之所知也

此下論行幸

古者天子有廵狩之禮未嘗專處深宮也後世廢而不舉夏太康周穆王趙武靈王秦始皇隋煬帝之徒遊幸者未有不亾國人主每以爲戒武帝獨不然無歲不出行幸車轍馬跡歷天下幾遍封泰山而登其巔者七斯可追烈虞舜比勣大禹既非洛汭崑崙江都之荒淫并無秦趙沙丘之禍變固已度越尋常非粉飾太平者可

幾及矣其他治國之能世主猶能者不具論獨論其拓地巡幸二端以爲天子之僅有雖高帝猶難之謂之開創非誣也

秦皇漢武與堯舜同功宋儒見之咋舌矣然吾謂其非夸試問千古以來兩君之外更有並兩君而三者否

蘇武論

余讀書至蘇武傳未嘗不嘆漢法之嚴漢恩之薄也武使匈奴執節守死不辱命此與失軍屑虜者不同乃武之兄爲奉車都尉從至雍棫陽宮被劾大不敬伏劍自刎武之弟爲騎都尉從祠河東后土詔捕宦騎不得惶恐飲藥而死極于母死婦嫁兩女一男存亡未知武之家門零落盡已甚矣漢天子不聞推恩于武未歸之前及武歸已老位不過典屬國踰年以上官桀之

獄武止一子元被誅武亦幾不免于逮捕使武無胡婦之子通國金帛贖歸則武不幾祀絕而杜陵蘇氏誰爲血食哉嗚呼武已無子而有子子出于胡婦而娶婦乃在十九年愁苦患難之中是天之巧于報武而續蘇氏非人之所得爲也蓋凡忠臣義士視死如歸而討不反顧然未有不恤其家者特迫于勢無如何耳宋文丞相被獲二子遇害猶䚡䚡然望人之赦之其在燕都遺書立弟璧子爲嗣而集杜詩曰猶子是吾

近情之言

兒是丞相未嘗不爲宗祀計也當武在虜庭時已聞其家之零落恐一男之不存苟可以娶婦生子萬分之一以衍不絕如綫之祀雖在愁苦患難而必爲亦人之情也故觀武之圖衍祀愈徵其必無降心執節之堅爲旦夕援命之計若日生子而吾事足矣時張騫經匈奴留十餘載持漢節不失亦與妻生子宋洪皓留金二十年亦娶東平之妾其用心之苦大約與武類乎獨是武在虜庭其窮實甚史傳在大窖中不與飲

好聯引

食武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劉向新序又載武不降當盛暑以旃衣并束三日暴武終不屈是武極寒暑俱被困如此力豈能娶婦意者李陵降而且貴武困稍甦耶陵惡自賜武嘗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陵之妻即單于女牛羊且賜何不可賜婦卒也生子續祀于歸漢以后蘇李之交情固已深矣

他國續嗣一節事極奇不可無此論

李陵論

李陵降匈奴欲得當以報漢太史公信之爲陵蒙罪陵又謂蘇武曰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后人皆謂陵誠有其心而惜乎不得遂也余謂不然蓋陵在匈奴中二十餘年不爲不久匈奴寵之既渥任之又專豈無可以報漢者乃曰老母已死報恩安歸陵不思母之死爲誰死乎特以陵之降故不惟降而風聞少卿教单于備漢軍故古之賢母固有願其子死以

范滂之母

（王陵董昌齡之母）

報國者亦有願其身死以勸子之報國者然則
陵母死亦何恨獨恨陵不忠而母徒死耳使陵
雖降誠得當以報漢白其初降之不得已而陵
母爲子而死之冤亦白雖死猶不死也乃陵卒
泯泯胡服老匈奴中頹隴西之家聲士大夫皆
以爲媿嗚呼如是母真死矣是母不死于漢而
實死于陵不死于降匈奴之陵而死于降匈奴
不終報漢之陵也且人臣之義遭逢不幸奮不
顧家如趙苞故事寧殺母以報國然後殺身以

報母後之人尚有憐而亮之者陵實獲罪累親
反以親亾爲辭懟其君而怙惡不悛致忠孝兩
棄尚信其浮詞謂欲得當報漢將誰欺乎」蘇武
之陷虜與陵陷不同漢之待武未嘗稍厚長君
伏劒孺卿飲藥老母巳亾少妻更嫁其後止一
子元以上官之獄連誅滅祀武獨何心哉而執
節自若亾人之地早年奉使白首歸朝非陵所
親見而嘆羨者耶武帝待陵則不同于武當陵
陷時悔陵無救勞賜陵餘軍得脫者又遣因杅

將軍將兵深入冀以迎陵帝不可謂非陵知已
及昭帝時霍光上官桀執政素善陵使陵故人
隴西任立政等三人往招之此不當歸而報漢
歟陵卒日歸易耳恐再辱然後知陵之心無意
于漢久矣浞野侯趙破奴嘗亾匈奴已而歸漢引得切確
復擊匈奴為匈奴所得十歲復與太子安國亾
入漢再亾再歸何辱之有以此例陵陵之情窮
而獄正矣陵他日謂武曰李陵衛律之罪上通
于天夫衛律之本胡人以李延年之故懼并誅

降亾匈奴亦何足怪陵世為漢名將國恩深重
豈與律比陵引為類又非也

李陵本意恐再辱不歸漢得當報漢語實是
欺人世人值事難解處便以毋為辭最可恨
文特拈出誅之亦殊快心

霍光論

霍光社稷臣也以光之賢婦顯弒許后而不能制積漸成大逆光死而難作宗族爲戮豈不悲哉君子曰是誠光有罪也何言之夫人君尊無二上者也匹君唯后故弒后之罪與弒君等語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又曰見無禮于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大臣不幸而處此斯討不反顧雖至親不容低徊者也故周公之聖誅管叔石碏之賢誅石厚父子兄弟皆然則夫婦可知

矣方顯弑后時爲光者旣已不可柰何當入告天子討顯罪而誅之然后闔門囚繫自正不能制顯之罪請誅于上上念厥功而詔赦免庶幾乎善處變故者矣何居乎聞顯言欲發舉而不忍耶夫顯旣言之是光與聞乎弑也與聞而不發舉是光成顯逆也且内其女入宮猶弑君而代君位也是愈逆也并行弑之淳于衍寛之是爲司馬昭而寛成濟爲朱晃而寛李振蔣玄暉也討賊之義謂何昔趙盾不討趙穿被之弑君之名不敢辭使斯時有良史若董狐者執筆漢廷直書曰大將軍光弑皇后許氏光將何辭以解免哉惜乎光有伊尹放君之大功而亦蹈曹操弑后之大惡則病于不學闇而怙權大過也

初宣帝之立后也公卿皆心擬光女即光亦自擬之矣帝詔求故劒大臣知指乃白立許后光以后父廣漢爲刑人不宜君國歲餘始封昌成君豈非光不欲立許后之驗耶然則顯之敢于弑后而無忌者亦積漸使然光有以貽之也貽

之于始復成之于終光之罪豈止曰不討賊已
耶謂光爲弑抑豈曰責備賢者已耶夫功臣之
保終蓋亦難矣寵忌過極炎炎者滅物之理也
斯時禹及雲山諸婿外孫皆根據朝廷光慄慄
危懼厚自挹損之不遑復欲貴其少女弑許后
而代之位豈爲居成之善道耶光與上官桀金（証切寔）
日磾同受顧命初武帝欲內日磾女後宮也日
磾不肯帝益重之其後世稱忠孝七世內侍爲
西京門地最上官桀子安女爲昭帝后呼帝爲
婿倡狂妄行以叛逆伏誅兩家之行事此光所
親見乃必欲貴其少女違日磾篤慎之節蹈上
官覆亾之規而溺情遂惡縱妻行弑卒也弑后
不已極于謀反夷其族而后亦廢斯必至之勢
帝雖欲保全之而不可得矣司馬光以霍光盡
忠漢室不庇其宗謂漢宣用法之過嗚呼豈誠
過歟夫反謀猶未成也而弑逆則前此矣弑逆
而族非過也光不恐發顯而卒至赤族所謂禍
延而愈大也或曰霍光之禍始于驂乘夫宣帝

亦明主也豈以嚴憚霍光之故罪及身後哉吾謂霍光之禍端在弑后許后固宣帝貧賤交也所與共患難者苟富貴無相忘忍令死于非命國賊未討國法未正帝豈能須臾忘霍氏以光功大望尊而禍不及其身遲之六年之後斯誠宣帝之寛厚也已

自是正論

趙充國論

兵法貴謀而賤戰然古之爲將未有不戰而能勝者也黄帝以後如師尚父孫吳之徒皆然矣漢興諸功臣以戰得天下然戰勝于内不能戰勝于外是以有平城之困迄于武帝衛青霍去病始能揚威絶塞得志于匈奴此可謂勝外者也語戰功者至衛霍而難加矣有人于此謂其爲將之量有餘于衛霍吾必不信及觀于趙充國不爲衛霍所爲亦能成功然後知人之材分

毋進而愈勝無有窮已也盡衛霍以戰爲功者也克國以不戰爲功者也戰爲功者其功在一時不戰爲功者其功在久遠國家之有邊患猶身之有毒也不得已而用兵毒之用藥也有二醫者出焉或攻之以金石泄瀉則毒去而身之元氣亦傷或則不用攻而用養養之者積日累月其始無速效久之身彊而毒亦去則攻之者良乎養之者良乎衛霍之戰勝中醫之攻毒也克國之不以戰勝良醫之養身也故衛霍戰勝

優劣不待辨矣

于外而武帝財窮于內其後不能無悔于輪臺克國屯田以待羌之敝振旅而還終漢之世邊境之爲患日以寡此其度量豈不相越哉故吾謂古之爲大將者惟克國爲最善兵法貴謀而賤戰亦惟克國足當之也」其後賤戰者再見于晉羊祜羊祜平吳之功首也襄陽之兵力不弱于金城東吳之可圖不難于羌衆然終徐徐以待之不急急以圖之澹然若無意于成功而功卒繇之以成而國家不見用兵之苦此其人何

結首句

人也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唯其無忮是以
無求充國讓功于辛武賢諸人而不畏明詔之
讓羊祜舉杜預以自代而不必及身早試其智
畧當是時充國老矣祜病矣使充國壽無上筭
此正難得
豈及振旅而還羊祜病作于咸寧之前安能決
平吳之策二子不皆泯泯乎然吾知其無悔也
終不肯速巳之功而使國事之不十全矣宋張
浚欲北伐史浩曰誠欲建功立業宜假以數年
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乃上計也浚曰丞
相言是也雖然浚老矣夫以爲老而急用兵倒
行逆施致有符離之敗其視羊祜何如矣

頭令衛霍減色

疏廣疏受論

漢宣帝時疏廣爲太子太傅疏受爲少傅朝廷以爲榮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即日父子俱移病告歸鄉里享賜金而歿世賢哉二大夫誠知足知止者乎具□識余則謂二大夫之去更有深意焉非特爲知足知止也彼見夫宣帝之圖治嚴厲已甚矣固難爲之繼而太子闇弱不振天性又然以二疏之智周旋五歲

其久豈有不寬其徵者乎久于位而不能移太
子之氣質則爲傅無狀且以闇弱者富于春秋
必親小人而遠師傅而師傅之嚴憚恒見嫉于
小人俟禍之將及然後奉身以退則勢有所不
能故二疏及時而決去之爾昔申公穆生之仕
楚也王戊驕慢穆生懼禍而見幾（自是切証）于醴酒之不
設曰不去楚人將鉗我于市其後申公留楚諫
王得禍果市辱如穆生言然則二疏之移病去
國亦穆生之智也況當帝與太子賜金隆眷之
時情不替于醴酒禍未兆于市鉗論語孝經之
旣通而告成身退職盡而責寬名全而禮得斯
易稱知幾其神不俟終日者矣厥後蕭望之周
堪非猶太子傳乎受先帝之顧命位高權重剛
正不阿而恭顯譏之並罹囚辱望之卒飲煬自
殺使二疏不去亦望之之屬而望之之能去于未
（交互愈明）
受顧命之先亦何讓二疏哉人臣不可不忠亦
當審乎可以盡忠之主先後爲一傳而禍福殊焉
余旣喜二疏之類穆生而深悲望之爲申公也

以蕭太傅相形便知二疏不止于知止看古
人深一步

陳湯論

自古塞外之功無有奇于陳湯者其先則傅介
子然介子之入樓蘭也持黃金錦繡誘王刺之
耳若湯于郅支發重兵蹈康居屠五城搴歙侯
之旗斬單于之首及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
百一十八級生擄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并
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萬里振旅百
蠻慴伏此何如功耶乃丞相匡衡等惡湯矯制
劉向爭之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何報湯薄

也夫匡衡經術儒也豈眞以矯制爲湯罪乎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顓之可也跡湯所爲揚威刷耻非安社稷之至計乎且甘延壽之功湯之功也人皆知之矣延壽雖爲石顯所怒猶封義成侯而湯止爵關內又事後索瘢免官不已復下獄當死已又徙邊還長安而死則刑賞之失平實甚君子讀湯傳未嘗不廢書而流涕也雖然湯蓋有以自取之矣傳云湯少時家貧匄貸無節不爲州里所稱舉茂

先湯而後抑

材待遷長安父死不奔喪其克郅支歸也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隸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後入王鳳幕府多受人金錢作章奏利賜田宅倡作昌陵上書乞封王莽爲新都侯乞封苟仮受金五十斤又爲張匡訟罪許謝錢二百萬合數者而觀之湯又爲人貪而無行何如哉其功大其望輕廷議之臣既已心薄之敢爲苛刻之文隨其后抑功而賞不嘗論罪而寃莫白屢躓屢起卒以不振豈不哀哉夫大功在人

此千古

論人之準

譬猶重器亦在乎人之克荷焉而已古之名將必有過人之操建非常之功而不疑受非常之賞而無媿衛霍之起家微矣及其功威士大夫莫及史稱大將軍爲人仁善退讓又稱驃騎將軍天子爲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此二人者豈嘗學問乎乃恂恂合道如是陳子公素稱好讀書博達善屬文其行事反近乎貪鄙無賴雖有奇功不稱其器矣何怪乎僨敗者之紛紛哉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正以小人雖有功而國家之封爵宜慎也湯誠小人非耶當時之薄其封也固宜乃匡衡等之爲說則大異何愛于郅支而曰方春掩骼埋胔之時勿宜懸首又曰郅支本逃亾失國竄號絕域非眞單于背理失實一至于此雖三尺豎子皆知其蔽賢嫉能湯豈能心服乎湯誠異才料會宗之必解決策萬里如在目前援以使貪之格故宜重用以威絕域坐令廢死英雄阻氣衡等誠有罪焉其後湯死數年王莽追念

舊恩謚湯破胡壯侯封子馮破胡侯湯功始自然封功出于王莽湯所以爲湯益增讀史者之嘆恨也已

大將與偏將不同偏將唯尚勇力不妨使貪使詐若大將自有過人之操過人之識若衛霍一輩俱似極有學問人以例陳湯可得其受病處矣此文全用實事勘量亦不覺其煩重自是運筆之妙

孝元皇后論

西漢之禍在外戚猶東漢之禍在宦官積重以至亡國君子之所深嘆也始高帝微時呂公識帝帝念呂氏之舊德不忍制呂后葢自開創而外戚已基禍矣再傳遂有產祿危劉之難文帝以薄太后起家微故得入正大位然景武閒竇氏田氏進用田蚡之橫至于執灌夫害竇嬰武帝知其非屈于母命而不能正其獄殆後立昭帝恐殺鉤弋夫人先絕其患已爲元魏立子殺

母之開端其慮禍不至容哉迺三傳而及孝元
許史丁傅紛然繼起以元皇后用王氏秉政及
莽篡奪是西漢歷世與外戚之禍相終始也始
兩峰相對
之以呂后終之以王政君呂后臨朝稱制產祿
之禍發也速人皆備之故呂不代漢政君不臨
朝稱制王莽之禍發也遲人皆忽之故漢遂移
新君子曰炎運之中絕似有天意焉非人所得
此段論天意
爲也王政君以年十八入掖庭爲良家子元帝
爲太子所愛司馬良娣病死悲恚發病宣帝令
皇后擇後宮五人可以侍太子者政君與焉皇
后乃見五人于太子太子殊無意于五人重違
后意彊應曰此中一人可是時政君坐近太子
旁御卽以爲是送太子宮得幸生成帝自後希
復進見繇此觀之政君蓋以無意蒙幸者也無
意蒙幸卒繇之成篡而漢室十二帝之宗社卽
在太子彊應一語時丘墟矣自古大亂之萌發
于意之所不及大抵如此然而政君固賢后也
此段論元后
凡媍人之情常偏溺外室故呂后欲王呂武則

天欲王武當王莽時莽媚元后可謂至矣平帝旣崩元帝更無後嗣卽擇立劉氏與元后親盡若莽則后之猶子也后乃深怒莽篡日狗豬不食其餘又曰是人慢神不能久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左右相對飲酒食觀后之拒莽如此則漢雖繇后而亾后之心故未嘗亾漢也其罪豈與

差等得當

呂武類乎非獨元后也王莽女爲平帝后篡日

三后引証作結

肆罵抵璽于地莽欲嫁之怒不從曹操女爲獻帝后篡日求璽怒不與滂泗橫流楊堅女爲周宣帝后堅有異志頗不平篡後欲奪其志誓不許此三后者節槪畧同皆所遭之不幸父子善惡之不類如是不知亂臣賊子何以對其女也

元后爲亡漢之本何可無論原情連類斟酌得中又不使元后受誣此斷事之準也

王莽論

王莽雖奸人而實愚人也惟其愚故始終浩浩而好古觀莽之得天下非盡以奸得之也王鳳以來四世專政莽自成帝陽朔中進用勤勞謙恭垂三十年天下知有王氏不知有漢矣以積累之勢加之以勤勞謙恭之譽移天下之人心于不覺故一時臣民同風蠻貊向化頌莽功德者多至四十八萬人豈家要而戶誘哉雖有劉崇翟義劉信之徒稱兵討逆應時敗滅則人心

之歸莽實有以致之也使莽儼然奄有漢之天
下亦奚不可獨怪其必法古人而曰我周公也（可笑）
行居攝之事抱孺子以涖巳復據其位而奪之
夫世豈有周公而篡奪者哉今而後人乃知其
奸使莽不學周公人不知其奸也及莽旣得天
下也苟仿漢之舊與民休息則天下固已帖服
雖盜賊何自竊發王者何自僞興將新祚久長
而澤流子孫矣莽又法古人曰我黃帝也我虞（更可笑）
舜也舉自古書傳所載封建井田諸制作一時

兼行法令煩碎耳目眩搖應接不暇使民挾銅
賣田宅奴婢而不得海內于是乎大亂夫世豈
有黃帝虞舜諸聖人而亂天下者哉今而後人
惡其奸而共誅之使莽不學黃帝虞舜諸聖人
天下不亂身亦不誅也其始也天下可以取取
天下以周公而莽失取天下之名其後也天下
可以守守天下以黃帝虞舜諸聖人而莽喪守
天下之實名與實之俱敗好古之害一至此極
哉夫古今事殊今天下不可以古治治也如寒

暑之異候衣寒以葛衣暑以裘知其體之不適

此正論也發人未發

矣故漢之代秦大都皆襲秦舊唐之代隋亦然

秦隋亡政也而漢唐法之以其世近而民習之

也莽亦何爲必法黃帝虞舜諸聖人哉夫莽之

奇喻

好學古人猶其好符命鬼神也古人與符命鬼

奇

神皆虛渺而無裨于實用秖見其愚而僻焉已

矣且夫黃帝虞舜諸聖人與周公何如人也莽

以無忌憚之小人竊其所行而行之慢侮已極

揆于造物敗名之理則禍亦速至故人主不敢

輕比古人比晉武于桓靈猶不失創業之主比

亦奇

宋神于堯舜即爲始亂之君王安石非有經術

而學古者哉其愚而僻焉亦莽類也後之人學

黃帝虞舜諸聖人者少矣而學周公者比比假

顧命攝政之名行其篡奪之實視爲固然之成

例亂臣賊子紛紛而不已此皆王莽教之也

慧心頴筆能起人鈍疾

楊雄論

楊雄恬澹寡營守玄學道之人其在京師也亟稱鄭子眞莊君平益甚慕二人之行事乃失節仕莽爲大夫何其悖也仕莽已矣復頌符命劇秦美新貽千載譏笑然且不免投閣位亦不顯不得比寵於國師豈王莽之不樂諂耶抑雄術有未工也自余論之雄之仕莽苟求免死而已其心益未嘗求富貴也免死奈何雄不幸用文章顯有盛名而莽居攝以後欲羅致清名之士

不則致之死如龔勝則已不免矣夫死人之所畏而雄又畏死之甚者卽其恐見收而投閣皆雄千古不自之心今日始白畏之所廹也雄旣不能爲龔勝之死又不得身在事外若鄭子真莊君平之高亦不願爲舊臣劉歆等之富貴計惟浮湛於卑官下位嗜酒著書甘寂寞淸靜以自晦所謂避世金馬門也其用心益已苦矣或者乃摘其劇秦美新以案雄罪嗚呼其亦有不得已而爲之者乎不然美新足以媚莽矣劇秦之謂何秦與新相提而論若

曰新卽美僅美於秦此雄之隱寓其刺譏也然序所言配五帝冠三王開闢以來未之聞美新抑何太過余謂直戲莽耳薛方之辭莽辟也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强致方然則雄之頌莽亦若薛方之類乎所以愚莽不生其忌雄乃得不事事而恬淡以老也班固作雄傳不載其符命投閣贊始及之知非雄之本意而極言其用心於內不求於外則雄之爲

爲可堂初集　卷五

人本末固昭然矣劉歆亦嘗觀雄太玄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利祿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雄笑而不荅雄益以玄爲藏身之窖不以利祿爲事也雖然易有之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方王莽執政時雄卽宜超然遠引何爲三世不遷官猶低徊而不去遲之居攝以後則何及也雄眞遲頓無識者歟梅福故南昌尉數上書言事亦有意乎用世乃見微知著一朝棄妻子去九江爲吳門市卒逄萌爲北海太守掛冠東門卒家浮海二子皆先幾肥遯使人不得而見焉必如是乃可以免死且不汙僞命君子之處亂世也益其難哉

自古及今以畏死敗名者多矣觀此可原甲申諸臣之心

爲可堂初集卷之六

論

漢光武論

自古帝王取天下者一天下而已惟光武取二天下焉何言乎二天下也方王莽之強劉聖公新立進圍宛城未下王業尚未有基莽使王尋王邑會兵救宛漢兵徼之于陽關斯時漢力至微弱如螳之當車卵之壓山亾在漏刻光武獨能圖畫成敗鼓勵諸將守昆陽以十三騎出城

奇論

收兵六三千人擊尋邑百萬之衆殲滅之殆盡莽遂不能復振不數月伏誅更始垂手而都洛陽是漢之天下莽竊之而取以還漢此光武之一天下也及更始政亂四方背叛王郎詐立河北赤眉殘虐長安劉永擅命睢陽公孫述王巴蜀李憲王淮南秦豐王楚黎張步起瑯琊董憲起東海延岑起漢中田戎起夷陵又諸賊如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脛大搶尤來上江青犢五校檀鄉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不可勝數衆合各數百萬人所在寇掠繼時之亂更甚于新莽漢尚有尺土哉惟蕭王身經百戰次第削平光復炎祚應一姓再興之讖是漢之天下羣盜分據之而取以還漢此光武之又一天下也夫天下之大有天下之難以一人精神知力之有限摧暴新之彊收羣盜之多一取再取無弱而不振徧而不全之患又享世長久建武中元之化行俗美治道隆臻而莫並雖五帝三王之神聖豈有比光武之功德者哉抑更有異焉自古能大戰

一總文勢便恢蕩

取天下者亦不數見如黃帝之涿鹿武王之牧野斯已難已後世唯鉅鹿之戰秦昆陽之戰新畧相等葢秦與新其勢均也秦强而弱于鉅鹿新强而弱于昆陽一壓皆不復起其勢又均也然鉅鹿之戰項羽爲之功昆陽之戰光武自爲功是高祖借力于人光武奮功于身人知光武能爲高祖而不知其身爲項羽之尤奇也（眞奇文）且王尋王邑嚴尤陳茂之合力過于章邯之勇長人巨無霸及諸猛獸虎豹犀象助將兵百萬之威

逾于秦兵之暴而救漢之危迫于救趙漢兵之弱借于鉅鹿諸侯則光武所遇之敵與所憑之勢又不及項羽遠甚卒能以少擊衆而成功即此已爲至難又何必論其再取天下之雄武而（人皆未道）始嘆爲莫及乎高祖因人之力得一天下而成事在暮年光武用已之力得二天下成事在壯歲即以漢之二祖比論其開創分量又似不同乃東漢之祚明章而後日以衰微不及西漢文景武宣之久昌良以初造者氣雄再闢者脉薄

以終始分衰旺非光武之不能過高祖也夫有
君必有臣二祖從龍之士豐沛南陽亦相類然
從高祖者皆由並起從光武者多在河北之後
故昆陽邯鄲二大功雲臺諸將十無二三與焉
則高祖之善將將不如光武之自爲將也明矣

波擽不窮

自漢以後力戰取天下者莫如唐太宗然取一
天下而已當時李密據洛口實爲太宗之□項

絶頂頴快

羽太宗乃當力于西北是太宗能爲河北以後
之光武不能爲更始以前之光武且昆陽之戰

兵少而功倍古今之希覯雖太宗亦未之有也

奇識出人意表

鄧禹論

鄧禹以年少起徒步輔成漢業爲中興元侯豈維時雲臺諸將若寇馮耿賈之屬無足當禹歟夫禹方面之勳僅見征西及敗走高陵塹于受任而功不遂以饑卒徼戰爲赤眉所挫衆皆死散獨禹二十四騎還詣宜陽是禹之戰功未見其無敵也乃天下既定大封功臣必爲推首而後世尚論將才亦無有少禹者何故然後知古之大將佐取天下固貴乎有過人之識足以乘

時致身配德明聖而臨敵之知勇不與焉夫禹遇人之識安在也方其杖策北渡追光武于鄴即進說曰明公建籓輔之功恐無所成立于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此數言者何其明決哉韓信登壇策滅項之機諸葛亮出隆中定三分之計凡關氣運之人審時觀勢其方畧必蓄積有素一遇其主出諸其懷而與之禹之投鄴王業百未得一即已如是光武曰禹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比諸孔子有回而門人日親誠不敢以將帥蓄禹矣此禹識之能定大計者一也」且禹延攬英雄非虛語也光武之渡河從龍之士落落未多自禹薦寇恂吳漢賈復諸人而人材輻輳所嚮輒克是寇恂吳漢賈復諸人之功皆禹之功以布衣之從軍同宰相之納士終建武之世用其才而不匱此禹識之善知人者一也」雲臺將帥從光武遲速不齊或仕莽或仕更始或起羣盜皆中道回心希光日

一語看得清

月惟禹十三游學卽知光武非常人遂相親附及漢兵起更始立多薦禹禹不肯從乃從光武于河北識天子于塵埃之內守身却仕不汙亂朝此其識之善擇主者又一也如是三識得一已足命世而況兼之且又在年少之日豈非英靈閒出天生光武以戡亂卽生禹以佐命一君一臣如器用之相配一定而不可移非折衝奔走之士所得同年而語以之諡元侯配廟享豈有愧焉然議者謂宜陽報命之後不復專征功

後文更勁

亦少見豈禹一蹶而才遂竭歟當時赤眉未降羣盜及隴蜀未滅紛紛日用兵禹以方剛之膂力優游富貴奉朝請而遠名勢者幾三千載人皆惜禹未盡其用而不知用盡者之爲物忌也古之人主善用人者不必竭人之力而人之見用于明主者亦不必求竭其力以邀不賞之功惟力之不竭則下有餘用上有餘恩有餘用則不驕有餘恩則不忌君與臣綽綽然相存以有餘而相懽若不足乃得常保其功名而無不克

令終之患如飲酒者適可而止不至盡其量而沉湎失度負重者使其身猶可加則弛負易而無虞于顛蹶不勝彼禹之功限于征西身間于壯齒亦此類也哉豈獨禹然吾觀耿弇削平齊地功比韓信即歛鋒不試寇恂堅拒河內績偉鄧侯卒寄之以郡守之治賈復衝鋒陷敵而未嘗耑征此數雄皆用有未盡且使鄧寇等爲相豈下蕭曹徒以列侯歸第即高密與固始膠東參議國事而究不委之執政大任光武之深心遠計誠過于高祖而列侯寵利居成無鳥盡弓藏之禍亦賴此也

喻得警快

不易之論

讀此知高密之人品大光武之用意深

嚴子陵論

君子之隱見于時也得時時之宜而已故宜見而見不以爲急功時隱而隱不以爲矯節堯舜與巢由相遭禹稷與顏回易地各揆其宜以行其志譬（警切）飲食者適于饑飽不必有意于擇之棄之也二漢初與士之奇者莫如四皓嚴子陵然而無奇也夫四皓秦人也始皇在上何容不避擇地而避何容不入山採芝及乎漢興可以出矣而高帝賓輕儒嫚罵必待張良之招太子之危

急以爲非我莫能安社稷乃出羽翼之使不羽翼太子則不出也子陵之避新猶四皓之避秦也乃四皓輔太子子陵終不佐光武何故則以光武雖無輕儒嫚罵之風而社稷非有安危倚係之故也且其時天下已定雲臺功業爛焉子陵即出豈能加功于馮鄧耿寇諸臣乎亾其偷安散佚而嘿嘿尸位也加功則不能尸位又可耻不如退而自全陶陶然披羊裘釣魚以樂吾生而終吾事是非以其君爲不屑仕也亦非固其身以爲不可仕也揆之以時量之以分則雖子陵所處爲得宜耳

妙論

且夫才之濟世猶器之給用也建武之多才猶富家之備器也器之旣備有用者有餘而不用者不用者不必用也若以器之有餘不必用而求盡用用之拂其宜則不唯無以見長或至顛仆壞墮者有之不更可惜乎故當時光武布衣之友有人矣如牛牢朱岑皆屢徵不出葢亦猶子陵之意以有餘之器自藏也而論者不察過高子陵謂布衣之友不肯

爲帝屈傲慢拒帝近乎拂情絶俗者之所爲且神其説以子陵爲客星足加帝腹致太史有客星犯帝座之占此好奇之論亦不逹乎客星之應矣夫客星凶象也其數有五曰周伯曰老子曰王蓬絮曰國星曰温星周伯主喪者也老子主饑者也王蓬絮主兵者也國星主疾者也温星主暴骸者也皆天道之至不祥而謂子陵當之乎又按建武三十一年十月有客星長二尺許西南行至明年二月二十二日在輿鬼東北六尺所滅凡見百十有二日輿鬼尸星主死亡客星居之後二年光武崩此亦豈子陵所致自後明帝順帝星三見章帝一見和帝五見靈帝再見史占或主兵或主喪晉劉聰時客星入紫微太史康相以爲非常之變聰遂滅亡其他客星之見不可勝記總之驗無子陵之類而當時以爲爲子陵見者或太史忌諱不明言本事徵應則適值加腹之後帝以爲然後人信之謂子陵爲客星不知子陵矣余惡其説之訛并表

而出之如此

說得子陵極尋常如此論事方是聖賢中庸本領子陵愈覺可貴

班固論

宋鄭樵曰班固浮華之士也無學術而專剽竊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竊遷書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資于賈逵劉歆而不以爲恥又有曹大家終篇則固之自爲書也惟古今人表耳且云漢紹堯運自當繼堯遷作史記厠于秦項者非是于是斷漢爲書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間隔樵之言如此嗚呼固既以漢名書矣則爲一代之史何必如遷記三千年而後爲會通無間隔乎

其云越秦項而紹堯此人臣尊王之諛詞言雖無稽不足咎固也至謂專事剽竊樵言亦過夫自古作史未有一人能成者貴乎博採舊聞廣籍群力如構大厦庀材豐而選工優所爲大匠者坐而指麾之爾及其告成則歸之大匠之能而他不與焉故司馬遷之史多本于父談又雜考周秦諸書至陋如僞秦誓亦採入爲紀議者猶恨其承秦火之後博雅不足然則作史者但患剽竊少耳其又何訾于固乎孔子作春秋因魯史舊文筆削之未嘗無據而作也然則孔子亦剽竊歟獨是固嘗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迺身被竇憲之難亦繫死獄中附權門而乖明哲爲君子所譏然吾謂固之禍亦有所難避也苟爲良史之才必當世所側目而權貴者尤嫉之故楊雄之仕王莽蔡邕之仕董卓皆出于不得已雄懼而投閣邕卒見殺于王允不及續成漢史司馬遷之被極刑豈眞爲李陵遊說乎或亦忌才者不能容耳誰謂班固能遐引

千古具眼

創解在人情之內

不附竇憲哉且憲尤固知己也維時肅宗尚輕固而憲獨重之故肅宗語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葉公之好龍也如是固安得不爲憲用又安得不爲之死固死于竇憲遷刑于李陵事會所激庸何可避要之皆非其罪以區區之書定百代之是非自宜中陰陽之忌而禍必隨之凡作史者皆如是若范曄反逆受誅之類則誠自取也

有才見忌深傷作史者不獨原班固

曹操論

此荒唐之說操之不篡蓋恐吳蜀乘帝發喪也豈果無此心乎

漢室傾頹群雄割據曹操削平天下三分有二是漢室重爲曹氏所延厥功烈矣乃論者不烈其功務深其罪以爲奸雄之尤痛心切齒萬舌一辭何哉夫古今以來簒國竊位者多矣或取他人手不以還其主而自有之或欺侮孤寡攘而奪之其所爲類甚於操而世之痛心切齒於簒竊者反不如操之甚使操及身更簒竊其罪操又寧有加等哉朱子曰操惟不簒且竊其罪

乃甚於篡竊也何則操之見怒於人心者非以偪天子耶弒伏后貴妃耶操而篡且竊也君且廢而代之何有於偪又何有於君之后若妃耶然自古無不亡之國以強代弱極其惡操不過一司馬炎劉裕輩已爾其事直其心顯天下萬世之公論雖憤而不極惟是操猶人臣也人臣無將將而必誅況乃挾天子令以偪天子敢於弒后妃而不顧則事逆而志憯盜之殺人天下恒有之事也爲人奴而弒主不恒有之事也其

服刑有加等操蓋終其身恥居篡竊之名不知其所爲求比于篡竊抑不可得也且人之度量相越固甚遠矣或德高仁聖或才近英雄庸人不能窺英雄猶英雄不能窺仁聖也余觀操之用兵出奇亦漢季英雄者流歟乃操自許則曰吾其爲周文王矣夫文王何可當也文王陰行善者也操陰行惡者也爲善宜陰爲惡宜陽善陰則積厚惡陽則罪輕操欲修文王服事之文中心之陰賊狠戾勃發而不能制卒自墮於大

奸奇兇并英雄之質失之矣擬之愈高者形之愈醜比瑜瑾於碔砆方綺繡乎縞苧適以招指摘而露敗劣也故孔明退比于管樂而望益隆曹操進比於文王而惡益著人之材分審處又烏可以不慎哉自古奸惡爲婦人童子所共怒者無過操莽自我論之操之蒙惡聲文王誤之也莽之取大僇周公誤之也操自謂文王其心愈險罪乃甚于高歡宇文泰莽自爲周公其毒愈張同以外戚盜國不得爲隋楊堅同得天下於孤兒寡婦之手不得爲宋藝祖或亡其身或促其子孫亦足爲小人無忌憚之戒而人品心術誠不可僞爲也已

可○爲○解○頤

快論

魏延論　改甥徐林昉作

建興六年、諸葛亮將攻魏、司馬魏延曰、聞夏侯楙怯而無謀、假延精兵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緣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比東方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爲此危計不用、從坦道西取隴右、後卒無成功、議者惜亮之失、誠如是。亮之用兵、知正而不知奇、毋乃類宋襄公之仁。成安君之復乎。間嘗論之而知

亮葢未嘗失也夫發謀制勝者必先觀其人而後論其事延之驕蹇叵測而難為用亮已知之矣其必怏怏然嘗以為不得盡其才特壓于亮而不敢動亮亦以驅策無人借延為用非其臂指之相使腹心之見托也然亦時為之備偏裨使之不當大將之任一旦聽其計授之兵隔數千里之遥使取長安毋論長安未必可取即取之以悍將頓兵要地舉足重輕長安豈必為蜀有延豈必終為亮用亮之為憂更大矣夫亮用延如善騎者馭駁馬也操縱在手故行止惟人苟其釋轡解韁聽其蹀躞于曠野岐途將奔風逐電不知所往豈肯返其圭復就槽櫪升斗之莝食哉是故亮深慮焉而拒延不用而托言危計非危計之不可用正危用計之非人也使斯時麗士元輩張諸人尚在或為此謀知亮欣然從之矣取長安而有功固可喜無功亦無患何必孤軍獨出祁山哉或者謂亮長于料魏延短于料馬謖致街亭之敗而不知寧有街亭之敗

一喻明忠

不可有長安之勝其利害所伏正難與淺人道
也

中情達理之言

孔明眞可爲大丈夫論

孔明遺表曰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先儒胡文定曰眞可謂大丈夫朱子曰不然此孔明之廉也孔明三代以後一人爾美不勝書廉特美之餘也今夫擔夫市子營營汲汲得一金以蓄之亦後然有餘矣若富厚者官銅山而藏金穴以視一金共細已甚而沾沾然以無餘帛無贏財丈夫孔明焉是何異乎以一金槩富厚之稱哉古之君子立身行已盡

不一端有何奴未滅無以家爲者矣亦有美田宅選聲妓以爲適者矣苟是其人雖後不害其功苟非其人雖儉反以爲矯後者居功之嘗矯者人情之變則是有餘帛有贏財未必皆不肖無餘帛無贏財未必皆賢也世患無孔曠世而有孔明維持王室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美不勝書焉即使內府外庫盈財帛如丘岳亦豈遂爲孔明累哉而慕孔明者無孔明維持王室之心與其功而徒砥礪苦節無餘帛無贏財以爲孔明孔明則未也彼其所爲特好修之士爾惡得爲大丈夫哉然則廉者臣子小節孔明不足多也顧遺表懃懃謂何誠慮後主材之中下者孔明既歿奸人若黃皓之徒或欲更張法度媒孽其短伏波薏苡之謗與焉則國病而子孫累故特表而出之以明不負陛下冀哀憐以善其後嗚呼此孔明之不得已也

此中庸之論也

雖翻案文定其論實至當不易

孔明眞可爲大丈夫論二　弘光時作

余謂無餘帛無餘財孔明餘美也旣而思之喟然嘆曰嗟乎此誠孔明所難夫人臣之不能爲國以有其身人臣之不能致身以有其私私者身之賊也帛財者私之藂也帛以曳體必有餘帛財以給用必有贏財餘帛積筐篚贏財積篋庫其累乃積于心心之徑圍方寸耳藂筐篚篋庫之私累其內心之所餘幾何矣以此立身身敗以此事君君負以此治國國亂以此治兵三

軍懈體極天下英雄俊傑道遠任重者其究不過爲（毒罵）餘帛贏財之人可哀也大丈夫豈易言哉若孔明所遇又人臣之窮也西蜀地隘而勢弱不當中原十之三不當吳十之五區區者豈足國乎主又闇弱其臣無足共大計者舉國之安危皆係于孔明之一身與一心孔明以區區之一身與一心遏強吳窺中原冀以一絲繫四百年垂絕之鼎此非恃夫才智贍而筋力強也亦非恃夫財賦充而甲兵繕也唯其始終之無私足以上結主知下慰人望內固軍心外生敵懼其于餘帛贏財也洎然有所不願愀然有所不忍絕絕懇懇至于將死而皭然有以自明嗚呼不誠大丈夫哉故夫渡瀘出祁治國用兵非一端而人嘆爲難者非孔明所難孔明所難乃在于無私不以餘帛贏財累其鞠躬盡瘁之心也譬樹藝者餘皆華也無私其根也譬疏流者餘皆委也無私其源也滋根濬源孔明之風操砥礪蓋已久矣至于是而明其不負此將死之音

孔明自誌之實也夫古今忠良之臣葢亦有矣

孔明功不必成志不必伸而尚論者獨無訾議

此正不可解

推爲三代以後之一人雖婦人孺子萬舌一稱

豈非無私有以感之哉彼夫國破疆危偏安之

業未就而後然富且貴者又何謂也

自翻前篇之案又確然不易眞丈人筆端有

蘇張